

東漢會要五



東漢會要五

徐天麟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東漢會要 五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東漢會要卷三十二

兵上

光武中興

初南頓令欽生三男。續、仲男、秀。隆準日角。宛人李守好識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遣軼往迎秀。相與結約定謀議。歸舂陵舉兵。凡得子弟七八千人。從新市、平林兵。與其攻宛。漢兵大敗。新市、平林兵欲解去。續患之。會下江兵至。續說下江將王常以合從之利。常卽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兵合。于是諸郡齊心。銳氣益壯。更始元年正月。漢兵遂圍宛。舂陵戴侯曾孫玄。字聖公。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氏。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續威明。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聖公卽皇帝位。朝羣臣。羞愧流汗。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三月。偏將軍劉秀徇昆陽。定鄆陵。皆下之。莽遣王邑、王尋平定山東。縱兵圍昆陽。秀發兵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斬首數千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漢兵連勝。遂殺王尋。莽兵大潰。王邑、嚴尤、陳茂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更始殺劉續。遣將攻武關。長安旁兵四會城下。九月戊申。兵

從宣平城門入。己酉，城中少年趨譙並和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莽避火宣室殿，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旦，羣臣扶莽之漸臺，舖時衆兵上臺，斬莽首，分莽身，節解樹分，爭相殺者數千人。傳莽首詣宛。梟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更始拜劉秀行大司馬事。邯鄲卜者王郎自立爲天子。趙國以北，遼東以西，望風響應。二年，大司馬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移檄邊郡，共擊郎。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四月，進攻邯鄲，連戰破之。王霸追斬王郎。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耿弇說曰：「王郎雖破，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蕭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百姓患苦王莽，思復劉氏，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無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招。始貳於更始。是時諸賊各領部曲，所在寇掠。蕭王擊銅馬，降之。建武元年，蕭王北擊尤來，大搶五幡，連破之。還至中山，諸將上尊號。王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大王不正位號，恐士大夫絕望，則有去歸之思，語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鄴，留儒士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請。」六月，王卽皇帝位於鄴南。改元大赦。九月，封更始爲淮南王。

臣天麟竊嘗謂先漢之開基，以父老苦秦苛法之久，東都之再造，以人心思漢德澤之深。夫以高祖、孝文寬仁結於人心者，若此未泯，而莽乃竊窺漢鼎，盜有神器，三輔豪傑，既共起而亡之矣。當是之時，如

王郎、彭寵、盧芳、公孫述之徒。一夫大呼，輒數郡響應者，何哉？以民心思漢之切，而彼皆以存劉氏爲辭。故不擇賢否，不別真僞，俱樂爲之歸附也。更始、盆子雖以宗室爲衆所立，然皆昏庸無知，失身盜賊，故卒以無成。豈知天命人心，固有攸屬？帝王自有真，宜其身濟大業，時乘龍而御天也。

光武平赤眉

始建國五年，琅邪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轉入泰山，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轉掠青、徐間，恐其衆與莽兵亂，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更始二年，樊崇等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爲二部。崇與逢安自武關、徐宣、謝祿、楊音從陸渾關兩道俱入，蕭王度赤眉必破長安，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建武元年，赤眉二部俱會弘農，更始兵敗，赤眉衆遂大集。西向帝城，以名爲羣賊，不可以久，乃立宗室劉盆子爲上將軍，諸將皆稱臣。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將相皆降赤眉。赤眉下書曰：「更始降者，封爲長沙王。」更始請降，上輒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樊崇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爲畏威侯。劉恭復爲固請，竟得封長沙王。劉盆子居長樂宮，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又數暴掠吏民，百姓不知所歸。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命，降者日千數。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欲盜出之。張卬等深以爲慮，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尸。光武詔鄧禹葬之於霸陵。長安城中鬻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市里，遂入安定、北地。鄧禹引兵南至長安，置吏士奉守焉。赤眉引兵欲西，隗囂遣楊廣擊破之，乃復還。

發掘諸陵。鄧禹遣兵擊之。反爲所破。赤眉復入長安。禹兵敗走。帝遣馮異代禹討之。異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又詔召鄧禹還。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復妄進兵。三輔大饑。赤眉旁掠無所得。乃引而東歸。衆尙二十餘萬。三年正月。鄧禹率鄧宏等共攻赤眉。大爲所敗。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賊悉衆攻異。異縱兵大戰。伏兵卒起。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兵。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赤眉衆尙十萬餘人。帝令縣廚皆賜食。帝謂樊崇等曰。得毋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相攻。決其勝負。不欲相強服也。徐宣等曰。臣等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憐盆子。以爲趙王郎中。

光武平漁陽

更始二年。宛人彭寵。吳漢亡命在漁陽。鄉人韓鴻爲更始使。徇北州。承制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以漢爲安樂令。二年。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上谷太守耿況約寵俱歸大司馬秀。建武二年。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及帝卽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爲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歎曰。我功當爲王。但爾者陛下忘我耶。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全。有舊鐵官。寵轉以質穀。積珍寶。益富強。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跡。收士心。寵不從其令。浮密奏寵多聚兵穀。意計難量。上詔召寵。寵妻勸無行。遂發兵反。自將

二萬人攻朱浮於薊。帝遣鄧隆助朱浮誘彭寵。寵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三年。涿郡太守張豐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帝遣朱祐、耿弇、祭遵、劉喜討張豐。祭遵先至。急攻豐。擒之。彭寵妻數爲惡夢。卜筮望氣者言兵當從中起。寵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著床。斬寵及妻頭詣闕。帝封子密不義侯。

光武平齊

更始元年。故梁王立之子永詣洛陽。更始封爲梁王。都睢陽。二年。永據國起兵。招諸郡豪傑。攻下二十八城。拜張步爲輔漢大將軍。建武元年。永稱帝於睢陽。二年。蓋延督馬武等四將軍擊永破之。三年。永立董憲爲海西王。張步爲齊王。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十二郡焉。蓋延圍睢陽百日。劉永、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鄧延。追擊之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蘇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紆爲梁王。四年。上遣馬武、王霸圍劉紆。周建於垂惠。五年。蘇茂將兵救建。馬武爲茂所敗。應萌反。與董憲連和。上詔耿弇進討張步。六月。董憲而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闔陵。帝時幸蒙。乃自將輕兵晨夜馳走赴龐萌等勒兵挑戰。二十日不能下。吳漢、王常、蓋延、王梁、馬武、王霸等皆至。帝迺率衆進攻桃城。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軍士斬劉紆以降。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令屯祝阿、鍾城。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進攻巨里。大破之。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弇進軍二城之間。先攻臨菑。拔之。入據其城。步與三弟將兵二十萬。乃攻弇。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壇臺望之。視歆等鋒交。迺自引精兵橫突步於東城下。大破之。是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陳俊謂弇曰。劇虜

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遣君父耶。乃出兵大戰。復大破之。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後數日。車駕至。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步奔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肉袒降。弇入據其城。衆尙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封步爲安邱侯。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

光武平隴蜀

更始初。成紀隗囂起兵。應漢。更始召囂。囂至長安。後復逃歸天水。招集其衆。興修舊業。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囂傾身引接。爲布衣交。以馬援。班彪之屬爲賓客。由此名震西川。建武元年。公孫述卽帝位於成都。盡有益州之地。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述盛陳陞衛。以延援入。援曰。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洛陽。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廣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公孫述聚兵十萬人。數遣將閒出。囂與馮異合勢。兵摧挫之。述遣使以大司空印授囂。囂斬其使。出兵擊之。以故蜀兵不復北出。初。竇融自守河西。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辨士說融與隴蜀合從。融召豪傑議。皆曰。皇帝姓名見於圖書。它姓殆未能當也。融遂決策。遣劉均奉書詣洛陽。帝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因授融爲涼州牧。時

關中諸將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示囂。囂言：「三輔單弱，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帝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遣長子恂隨歙詣闕。帝以爲胡騎校尉，封鶚羌侯。六年，帝積苦兵閒，以隗囂遣子入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兩子於度外，休諸將於洛陽。」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於惑衆。帝迺詔隗囂欲從天水伐蜀。囂言：「白水險阻，棧閣敗絕，須其惡孰乃攻之。」帝知其終不爲用，乃謀討之。四月，上幸長安，遣耿种等七將軍將隴道伐蜀。五月，隗囂遂發兵反，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馮異乘其不意，卒擊巡軍，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悉畔囂。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七年，述立囂爲朔寧王，遣兵爲之援勢。八年，來歙將二千餘人襲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囂自悉其衆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助之，累月不能下。閏四月，帝自將征囂。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言：「囂將帥有士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數道上隴，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若欲遂爲黥布，亦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囂窮困悲憤而卒。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爲王。六月，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屯長安。馬援爲之副。八月，歙卒。馮異將軍討隗純於天水。十月，攻破落門。周宗、行巡等將隗純降。十一年，岑彭、吳漢、劉隆伐蜀，募攻浮橋，因飛炬焚之。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夏，來歙與蓋延等克下辨。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帝聞大驚，以馬成代之。帝自將征公孫述。七月，次長安。彭進拔武陽，勢若風雨。蜀地震駭，滅宮。嚴延岑大破之。其衆悉降。十月，公孫述使刺客夜刺殺岑彭。吳漢自夷陵泝江而上，伐公孫述，進攻廣都，大破之。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

其郭中。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人以配岑。岑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賊宮軍咸陽門。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刺述。洞胸墮馬。其夜死。延岑以城降。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並族延岑。上詔竇融入朝。吳漢自蜀振旅而還。

東漢會要卷三十三

兵中

宿衛

光祿勳卿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

五官中郎將一人。本注曰：主五官郎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中。本注曰：皆無員。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殿門出充車騎。唯議郎不在直中。

左中郎將。本注曰：主左署郎中郎侍郎郎中。本注曰：皆無員。

右中郎將。本注曰：主右署郎中郎侍郎郎中。本注曰：皆無員。

虎賁中郎將。本注曰：主虎賁宿衛。前書：武帝置期門。平帝更名虎賁。蔡質漢議曰：主虎賁千五百人。無常員。多至千人。戴鵲冠。次右將府。又虎賁舊作虎奔。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名焉。

左右僕射。左右陞長各一人。本注曰：僕射主虎賁郎習射陞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虎賁中郎虎賁侍郎虎賁郎中節從虎賁。本注曰：皆無員。掌宿衛侍從虎賁久者轉遷。才能差高至中郎。

羽林中郎將。本注曰：無員。主羽林郎。漢末又有四中郎將。皆帥師征伐。不知何時置。董卓爲東中郎將。盧植爲北中郎將。曹植爲南中郎將。羽林郎。本注曰：無員。

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蔡質漢議曰：羽林郎百二十人。人無常員。府次虎賁府。

羽林左監一人。本注曰：主羽林左騎。漢官曰：孝廉郎作。主羽林九百人。二丞一人。

羽林右監一人。本注曰：主羽林右騎。丞一人。

騎都尉。本注曰：無員。本監羽林騎。並百官志。

衛士

衛尉卿一人。本注曰：掌宮門衛士。

南宮衛士令一人。本注曰：掌南宮衛士。

北宮衛士令一人。本注曰：掌北宮衛士。

左右都候各一人。本注曰：掌劍戟士微循宮。並百官志。

饗遣故衛士儀。見禮類。

胡廣曰：衛尉循行宮中，則金吾微於宮外，相爲表裏。百官志注。

金吾緹騎

執金吾緹騎二百人。志。

北軍五營

北軍中候一人。本注曰：掌監五營。

屯騎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一人。

越騎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一人。

步兵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一人。

長水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胡騎司馬各一人。本法曰：掌宿衛。主烏桓騎。

射聲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一人。

連百官志。

右屬北軍中候。本注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有胡騎、虎賁校尉。皆武帝置。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胡騎。并長水、虎賁主輕車。并射聲。

將軍領兵

將軍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又有前後左右雜號將軍。衆多。皆主征伐。事訖皆罷。其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曲下有屯。屯長一人。其不置校尉部。但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假候皆爲副貳。其別營領屬爲別部司馬。其兵多少各隨時宜。門有門候。其餘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亦有部曲司馬。軍候以領兵。其職吏部集各一人。總知營事。兵曹掾史主兵事器械。稟假掾史主稟假禁司。又置外刺。刺姦主罪法。
百官志。

城門兵

城門校尉一人。本注曰：掌雒陽城門十二所。司馬一人。本注曰：主兵城門。每門候一人。

百官志。

黎陽營 雍營

光武以幽、冀、并州兵騎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又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

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靈憲傳注漢官儀云

和帝時寶憲伐匈奴發黎陽雍營騎士傳

安帝永初四年初置長安雍二營都尉官本紀注曰扶風都尉居雍縣虎牙都尉居長安

安帝以羌犯法三輔有園陵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京兆虎牙都尉百官志按和帝時寶憲已發雍營騎士而紀云初置志云復置豈中間

罷之耶當考

順帝永建元年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紀

西園軍

靈帝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蹇碩爲上軍校尉袁紹爲中軍校尉傳云佐鮑鴻爲下軍校尉曹操爲

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左校尉馬芳爲助軍右校尉夏牟爲左校尉淳于瓊爲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

軍皆統於碩本紀并傳

郡國兵突騎 奔命 積射

光武擊中山所過發奔命兵本紀注云舊郡國皆有材官騎士若有急難檄取驍勇者聞命奔赴故謂之奔命

遣吳漢擊諸賊北發十郡兵紀又吳漢傳云發十郡突騎

吳漢說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共聞也

建武五年張純將潁州突騎安集荆徐揚部督委輸監諸將營傳

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百官志

七年二月丁酉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紀

光武使宋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救劉向。均傳

明帝永平二年諸王來會辟雍事畢歸蕃詔就國從以虎賁官騎。漢官儀·驃騎王名官騎中山王焉上疏辭報曰凡

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司馬以從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謁前行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弓不

空發中必決背所以重蕃職也王其勿辭。中山王傳

梁節王有罪上書還所受虎賁官騎。本傳

永平十六年竇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

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居延塞祭彤吳棠將河東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來苗

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寶固傳

馬防將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羌。本傳

永元六年發八郡迹射征叛胡。紀

鄧晨將積射士三千人擊賊。積與述同

劉向將三輔積射討西羌。西羌傳

和帝時竇憲伐匈奴發緣邊十二郡兵。傳

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發庫兵擊之。楊由傳

安帝永初三年南單于反以大司農何熙將羽林五校營士及發緣邊十郡兵擊之。梁懼傳緣邊十郡謂五原雲中定襄鴈

門朔方代郡上谷遼陽遼西右北平七月海賊張伯路等寇略緣海九郡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討破之。紀下

元初三年蒼梧鬱林合浦蠻夷反叛遣侍御史任遠督州郡兵討之

四年鮮卑寇遼西郡兵與烏桓擊破之

建光元年初置漁陽營兵。伏侯古今注曰置營兵千人也

順帝永建元年十月告幽州刺史其令緣邊州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

永和五年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

順帝遣燉煌太守張明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班勇擊焉耆王。注謂金城敦煌張掖酒泉

桓帝延熹三年趙彥言賊屯在莒有五陽之地宜發五陽郡兵討之。諫山陽廣陽漢陽南陽丹陽之類也

募罪徒戍邊

明帝永平元年募士卒戍隴右賜錢人三萬

八年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便

占著邊縣父母同產欲相代者悉聽之凡徙者賜弓弩衣糧。紀下

九年二月辛丑詔郡國死罪囚減罪與妻子詣五原朔方占著所在死者皆賜妻父若男同產一人復終